

書叢藝文國

脂胭

著 析 侍

版出局書國中 新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再版

△咽 脂▽

實價大洋三角二分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者 侍 栢

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

印刷者 新中國書局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新中國書局

經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序

不曉得從什麼時候起，生活對於我已經成了重荷。好像總是在唱着那窩爾加河上的船夫曲，我繼續不斷地工作着，而只是從手到嘴，生活已經是失掉了理想。

但我所有的只是一支筆，我是命定在這一支筆上開拓我自己的生路；因為我認識幾個外國字，於是我就翻譯了，而且也還要顧慮到工作的難易，或市場上的銷路。雖然在理智上自己是非常地認識翻譯工作對於我們的文學的生長有着怎樣的重要，但日子一久，也就不免有些反感，自己不是時常意識到自己漸漸地已經變成了一個鸚鵡麼？

我時時刻刻在要求着使用自己的筆，寫出自己的所想，自己的所見，自己的感覺；於是在腦中，我不斷地建築過蜃樓，有時甚至想這不也是偉大的計劃麼？然而面對着生活的猶惡的面像，這些蜃樓馬上就瓦解了，起在腦中仍原樣消失在腦中，絲毫沒有留下痕

跡。

我的心在痛苦地噬噬着我！

不過偶然地，我也曾寫過幾個短篇，不管在質上那些東西究竟怎樣（實在連一點價值也沒有的吧），在量上那真是短得可笑。但是看到它們，對於自己終歸是一點慰安。這里我收集的二十篇小品，除去前三篇外，都是最近一年間的獲得。雖然全部都是些極幼稚的不成形的東西，可是我還捨不得遺棄了他們。

這些東西，是使我記憶着這過去一年間的生活，特別是使我記憶着那和我忍受了一年的不堪的生活的一個女性。在生活上她給我以很大的助力，使我在不安的生活裏能夠安心地拿着我的筆，沒有她，不是連這一點點的東西也不會有麼？然而，她終歸也離開我了，到一個遠遠的地方去，又留下我一個人在這痛苦掙扎的生活裏。

那麼，這些小東西，就是爲了紀念那在過去的一年的生活上，她給我的愛護，她爲我的勞力，而收集了的吧。

我相信她會含着淚收下這微少的禮物。

這懷念過去的傷感的心境，不能不使我時時歌咏着現代英國詩人 Hentley 的一首短歌：

Sloop to my endeavour,

Oh! my love, and be,

Only and for-ever,

Sun and stars to me.

(屈身於我的努力，

啊，我的愛喲！

只是，而且永遠地

作我的太陽與星星。)

目次

花園·····	一五
海的誘惑·····	一〇
夕陽下的小景·····	一九
胭脂·····	二二
在江輪上·····	三三
斷片的回憶·····	三一
南尖莊關·····	三七
醫生·····	四七
騙子·····	五四

蠶食·····	五八
猿·····	六二
石臼菩薩·····	六六
夜·····	七二
血衣·····	七五
最後的哀牢·····	七五
嬰屍·····	七九
神女·····	八八
妻的病·····	九七
男性的心·····	一〇六
曙光·····	一〇九

花圈

夕陽西落傍晚的時候，在靜寂的幽徑裏，我看見一個年幼的女孩子。她是多麼聖潔多麼活潑呀！但又是什麼緣故呢？她那天真的面影深深地印在我的內心裏，動搖着我的心潮使它總不能平靜？

夜深了的時候，我一個人寂寞地獨自坐在屋裏，無條理的腦海又煩亂地沈思起來。我的前面放着一個小桌，桌上正燃燒着一枝殘餘的蠟燭，發射着灰黃悸蕩的微光；它快消耗到它的最後了，可是它現在却仍盡力地掙扎着。

在這樣陰森鬼影的屋中，我只疲憊地呆呆地凝視着那在生死線上掙扎着的一線微光。

忽然窗邊有了微微的響動，我抬起頭來，看見從開張着的窗間飛進一個活潑可愛

的女孩兒來，她雙手捧着一個紙製的白色花圈。當她飛近我的面前，我才看清了她那豐滿的面孔；她便是我在傍晚時候看見的那個。

她輕拍着翅羽飛落到我的面前，臉上充滿了微笑；他虔誠而安詳地對我深深地一鞠躬，於是發出音樂般的聲調說道：

「啊，老人！你在想什麼呢？不要徒自傷感罷，你知道，已是該你讓位的時候了！」

我聽了這樣的聲音，好似受了電氣的打擊一般，立刻神經上起了痙攣，但是同時我感到無限的懷惱與羞愧。我想：

「什麼？到了我讓位的時候！我的一切，尙沒有開始呢！」

我憤恨地望了她一眼。啊，她是多麼聖潔多麼活潑呀！可是我呢……

是的，我的青春尙沒有拋我遠去；是的，我確是正奔馳在旺盛的生命的中途；但是看我的過往是多麼黯淡而無生氣呀！我的現在又是多麼倦怠而沒落呀！若與站在我的面前的這天使般聖潔的兒童相比，我能不算是一個老人麼？我能不算是一個白髮蒼蒼病

弱垂危的老人麼？

是的，在這樣聖美的兒童的面前，我是應當讓位的了！

我不敢凝視着她了，我失了反抗的能力，不知不覺地我發了一聲長歎！

她勝利了。她那豐潤桃色的雙頰微顫着，輕盈地笑了。她的笑聲裏雖然含着勝利的諷刺，但是多麼能使人迷醉呀！

她更逼近一步，輕輕地舉起手中的花圈，套在我低垂着的頸上。

但是忽然我的靈機一動，我想出一句極聰明的話語，我也微笑了。

「孩子，不要驕傲罷！經不了幾許時代，將有同樣的新人，捧着同樣的白色花圈要向你的頸上套呢！」

我這樣地說完了，微笑着，刁滑地凝視着她的面孔。

一個極驟然的變更？她那驕傲微笑着的雙頰上，升起了兩片紅潮，她顯然是羞愧了！

她扭扭地退縮着，她是被這預想不到的答語把內心攪亂了！

我是得到了最後的勝利。我正想將那白色花圈原樣地再套向她的頸上的時候，她已經悲慘地急迫地轉過了身子，又從來路飛向走廊邊去了。

這時桌上的蠟頭已燃燒盡了。似嘶鳴般地突突地急跳了兩下，隨着從死滅了的光中發出一縷兩縷的青煙。

屋中是完全黑暗了！

海的誘惑

船是快走入海的中心的時候了。離港近處，那些散在四外的小島與石山，現在只是能從遠遠的回眺中，尙能模糊地望見。

我孤獨地站在船尾處。傍倚着欄杆。兩眼痴向着天水交接的四圍遠眺。太陽似已沈下海去，在西方的天際只能看見那遺留在最後的一縷殘紅；此外的空中便只是矇矓的蒼白色。黑夜是逼近來了。

空氣的流動是異常地平。靜靜的海波只是柔軟伸展地屈折着。這時映在眼中的海面，恰似一張被風吹動着的碧綠色的油布。在它四無邊際伸展着的廣境內，尋不出一線破裂的痕印，只是緊隨着我們的船後，長長地，長長地，牽着一條白帶。那便是船身過處激起來的浪花的殘痕了。

在這樣平靜的海面上，在這樣融化的大空中，一種不可思議的誘惑，從外界侵到我的心裏。我似失了知覺，只沈思地把眼神釘在那向四方開展着的綠油布上。我試驗着要跳向它的上面；因為我想，這樣緻密無裂目的油布，怎能把人體吸落到它的底面去呢？一定是像水上的草葉般地漂浮着。那時，我伸直了我的四肢與軀體，仰臥在柔軟的水面上，頭枕着海波的凸線，隨着它的轉折向前浮去，悠悠地，遠遠地……

猛然，我憶起一個朋友，他曾唱了一首讚美海的歌，便投向海中去。當時我叮嚀地向他相約，請他把海中生活的情況，由夢中轉告給我。但是，至今已經三年了，他真是所謂一去無消息。誰能猜想他現在確是在海的那一方呢？——是不是一個人投進了海裏，海的表面上便處處都映着他的面影？

為尋找我久別的朋友，我更一心地向海底凝視。是我心情的緣故麼？——海面上處處都浮現出我朋友的面影了。他不似臨別時那般厭倦疲煩，而顯露出舒適愉快的神色，並且我還能清楚地看見他對向着我微笑。但我無法向他招呼，因為我不知道那裏是存

在著他的本體。

莫非我的朋友思念我了麼，希望與我會面麼？爲什麼恰隨着我的心意，水面浮現着的無數的面孔，只向一處聚集，最後合成一個，而且連他的身體都能看見了呢？他還穿着去時的那一身衣服，微蕩地直立在水裏，只是頭不能伸出水面。

我好似落在夢魘中，我的神經已有些麻木了，我只想驚懼地大叫，但是什麼也叫不出來。

「啊，好友，你爲什麼失了信約，不把海中的消息傳告我！」我只能發出極微弱的聲音了。

我的朋友並不回答我，只是微笑着向我招手。

「這是什麼意思呢，你是招我一同去麼？」

他只是點了點頭，仍是原樣地微笑着向我招手。

「海裏是比我們居住着的世界更幸福一些麼？那裏沒有哀愁，沒有痛苦，沒有死亡？」

他又肯定地點了點頭，還是微笑着向我招手。

「是的，我可以同你前去？」

他以手打着招呼，漸漸地向後方退去，他的影子更是朦朧而且稀薄了。我怕，初走進另一個世界裏，失了引路人，會迷了路途。所以急忙抬起右腿，越過了欄杆。我抵頭向蒼茫的下面一看，海底越是接近了我；我若只是再向前一跳，便可以臥在大海的懷中，抱住我朋友的身體了。

但是，忽然從背後我被一個人緊抱住。聽他嚷道：「你莫非是瘋了麼？」

這抱住了我的朋友，是在這同船上我唯一的旅伴，並且他與海中的人也曾熟識。

「你看，配葉在那裏招我。」我仍是只能發着微弱的聲音。

「啊！你真是瘋了！」

他雖是這樣地叫着，仍隨着我的手指向下面看望。大概是他的大叫聲把我的老友驚走了，水裏面再也沒有人。

最後，我的夢是被他驚破了，但是我並不感謝他，我只覺得他是嫉妬地攔住了我走向幸福的路去。

所以我回轉身來，氣恨地向他說：『假若我是再沒有了機會，而竟死在塵埃的世上，你應當把我送到海中去！』

這時從他凝視着我的雙眼中，發射出來的那種驚懼的光芒，連我自己都覺着有些害怕了。

天色已經黑下來。海面上也微微地起了波濤聲。

夕陽下的小景

一九二七年秋，南京被圍的時候，我正在當地。我是新從駐在上海的某軍隊裏退下來，暫時借住在南京同志們的住所。前方軍隊漸漸敗退着的，不利的風聲，是許久之前便傳到了的。所以當去上海的火車還沒有切斷，那些覺着生命不安全的人們都早已逃生了。就只我借居的那個住所裏已由三十餘人剩到三個人了；這是使人們在恐怖中，更感到一層不堪的蕭條。

三個人除我之外，一個是在中央黨部中工作的，另一個也是和我一樣地閒居着，但後者是一個青年女子。我們幾天來，在炮聲的威嚇裏，大半全是沈默着，有時兩個面孔遇到無法避開的時候，才相互地苦笑一笑。夜晚不能睡眠了，種種謠傳與惡消息以及無情的炮聲，時時都在脅迫着我們的心靈。